

【流光碎影】

鞭指巷的状元府

□杨曙明

省府前街西邻有条鞭指巷，巷子北头有处状元府。状元府原为“陈家大院”，后来因为其主人陈冕在清末光绪年间中过状元，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状元府。

陈冕，字冠生，1859年出生，出生地就是当时的“陈家大院”。在中国古代，大凡对子女寄予厚望的文人，为其子女起名、起字时都特别讲究，关于陈冕名、字的来历就有这样的传说：陈冕出生前，其父陈恩寿曾接受了朋友提前赠送的一项精制官帽，寓意祝其后人能成为栋梁之才。于是，陈冕出生后，陈恩寿便给他起了个名冕，字冠生的名字。

陈冕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府的山阴县，其祖父陈显彝、父亲陈恩寿都曾在山东做官，所以便在济南定了居。陈冕天生聪颖，靠着幼时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少年时就显露出超群的才华，年仅14岁就考中了秀才，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科举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。为人之父者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态，陈恩寿也不例外。或许是由于这种心态使然，他让陈冕的科举之路也曾有过些坎坷。史载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16岁的陈冕以宛平籍在顺天府（北京）参加乡试中举后，先后于光绪三年（1877）、光绪六年（1880）两次参加会试，但终因年少而落榜，直到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也就是陈冕24岁那年，他在第三次参加科举会试时才功成名就，获得状元称号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之一。

陈冕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，但当年却是以顺天府宛平县的户籍参加科举会试的，所以，史上也有陈冕是北京状元之说。其实，这种说法也不能算错。因为当年陈恩寿为了让陈冕学有所成，且赶考便利，将他送到北京国子监深造，并顺便把他的户籍挂靠在了顺天府所辖的宛平县，如同现在的高考移民。不过，别管怎么说，陈冕是地地道道济南府历城人是没有异议的。

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，状元郎更是万众瞩目的佼佼者。陈冕考中状元之后，随即入翰林院为修撰，

掌修国史，不久，其父陈恩寿去世，陈冕回乡丁忧三年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任湖南乡试主考。但是，天不遂人愿。陈冕虽然学识渊博，但身体却不是太好，长年累月地刻苦读书，以致积劳成疾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在年仅34岁的正当年且为母守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突发心脏病而英年早逝，在给人带来巨大悲痛的同时，也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了莫大遗憾。

陈冕虽为封建官吏，但在民间却留有较好的口碑。光绪十年，黄河泛滥成灾，当时在家为父亲守制的陈冕，捐出巨款赈灾，并出资择高处建造了简易民房千余间，用以安置灾民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山西发生大旱，在济南为母亲守制的陈冕，为了筹集救灾资金，将状元府大部分房产变卖后，连同家中余财凑成黄金千两捐给山西灾民。而后，他又在济南街头摆摊

写字募捐，募得黄金万两后再次送往山西。陈冕不仅赈灾，而且还乐于施教，在城东丁家庄修建了“陈冕大院”，兴办学堂，免费培养贫困儿童。史载当年陈冕出殡时，从府城西门到状元墓的沿途，挤满了为他送葬的百姓。从考上状元到逝世的十年间，陈冕有5年在为父母服丧守制，所以并没有多少积蓄，但他能倾其所有救民于水火，其情可敬，其义可嘉。在今人李维新主编的《天下第一策——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》书中，陈冕之所以会被推举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八位状元之一，就是基于他的济世赈灾、乐于施教等优秀品德。

鞭指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，状元府的大门因之坐西面东。早先的状元府是由两座宅院以及花园、旁院组成。两座宅院也就是如今鞭指巷的9号、



鞭指巷北头的状元府。



【忆海拾珠】

接站的点滴回忆

□陶玉山

1979年初冬，苏北老家的大爷来信，说是要来济南看望我们。接到信，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得很。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父亲自抗美援朝回国在济南安家落户后，就回过一次老家，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；别说是出生晚的我，就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也都不知道大爷的模样。我们能在济南团聚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母亲忙不迭地给大爷收拾新被子，父亲和我们商量着接站的事情。

那个年代，济南的公交车线路少，公交车更少，而且一到晚上九点就都收车了。而大爷乘坐的火车要在晚上11点多到济南，我们家距离火车站至少有5公里，走着回家是说不过去的。如何把大爷接回家成了头等大事。那时候一般单位货车都很少，轿车更是稀罕，有辆破吉普车就不错了。而作为一般家庭，如果有一辆自行车也是让人羡慕不已的。一家人经过一番讨论商量，最后决定，由父亲出面借附近副食店的人力三轮车去接站，哥哥骑着自行车随后跟着，以便装载大爷携带的行李包裹什么的。当时人力三轮车也不容易借出来，需要副食店的领导写条批准同意。凭着父亲老革命的资格，三轮车顺利借到了，而新的问题又来了：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都不会蹬三轮车，年小的我更是如此。在副食店骑三轮车负责送货的邻居王叔知道后毛遂自荐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解了燃眉之急。

那时候我们济南的路况十分不好，马路窄不说，坑坑洼洼的地段随处可见，许多污水沟都是阳沟，就在路边也没有棚盖遮挡；而路灯只在个别较为繁华的路段昏明不暗地亮着，许多地段的路灯是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，有的地段连这种摆设都没有。为了不影晌接站，那天晚上不到九点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哥哥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，我和父亲坐在王叔的三轮车上随后。一路上，沿街的人家大多是大门紧闭，时常有昏黄的灯光透过不严实的门窗洒洒出来；大街上行人很少，大家一边不时地相互提醒着别骑进坑洼地沟里，一边兴致盎然地向火车站奔去。副食店的三轮车可能是破旧的原因，骑起来就“吱嘎吱嘎”地叫个不停，还好掉链子。幸亏王叔修车技术好，尽管这样，十来里的路程我们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

那时的济南火车站在高楼很少的济南是非常气派显赫的。尤其是鹤立鸡群似的塔楼更是巍峨壮观，四面大钟非常醒目，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清晰地看清时间。我们停靠在那个简陋的出站口门前，不时地仰望一眼大钟，又朝出站口观望，心里又激动又焦急，全然顾不得初冬夜晚寒风的侵袭，同时心里不断地期盼念叨：千万别晚点啊。不知道是火车太少，乘客多还是别的原因，那时火车不正点到站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如果正点到站，则可能显得奇怪不正常了。

谢天谢地，大爷乘坐的火车只比规定时间晚了不到半个小时。大家群星拱月似地拥着大爷上了三轮车，浩浩荡荡地回家。等进了家门，已经是下半夜的2点钟。忙活了大半宿的王叔也没喝口水，就悄悄地回家了。

前不久，在英雄山文化市场和王叔不期而遇，我们爷儿俩拉了很长时间，我谈起到火车站接我大爷的事，王叔还记忆犹新，说我大爷说的南方话他几乎一句也听不懂。听到我再次感谢他当初的帮忙，王叔大手一挥，“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年轻时的豪爽尽情显现。

童话历下

□栾磊

下的光辉，看向奇石点缀下的密林深处，朦胧间似是找到了点点《绿野仙踪》：大舜当年是否在这里播撒了《一粒种子》？《睡美人》的城堡是否就在密林中央？听，树梢上有《夜莺》在歌唱；闻，《糖果屋》缕缕炊烟里有朱古力香。生怕被女巫诱惑，变成餐桌上的饭后甜点，慌不择路，夺路而逃，直到温婉的护城河边才算心安。

莲花姑娘一如既往地款款坐在河边，将洁白的玉足浸泡在温暖的双水里，尽情享受那份柔软。一双柔荑抱着琵琶半遮素颜，十指轻颤舞动琴弦，将一串串愉悦欢跳、精灵般的音符洒向清澈见底的水面。不远处，黑虎吐水砸响鼓点，在清澈见底的河面上惊起阵阵波澜。翠玉玛瑙般的水草随波摇摆，随着悦动的音符齐齐舞动腰肢，简直就是场午夜钟声前的盛大舞会。聚焦湖底，试图寻找友姑娘的影子，却发现翠绿中间并

非独艳一点，难觅其踪。只有几只灵动的小鱼格外扎眼，憨头憨脑在舞池里游来游去，似也在寻找那位美丽的姑娘，告知她今夜拉车的骏马改由它们来扮演。天气渐凉，挨不到午夜那个拾取水晶鞋的重要时刻，只得心存遗憾惺惺作罢，继续踏上寻镜之旅。

沿着护城河一路前行。忽闻雷声滚滚，遥望苍天，阳光灿烂哪有阴雨来临的意思。心中起疑循声而去，穿过古色古香的小桥流水和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，骤然发现雷鸣的源头竟是三把洁白玉壶。白玉壶口吐琼浆，“三窟鼎立、水涌若轮”，琼浆滚滚挤成一团，为求先一步观赏到世间美景，发出铜铃般的笑声，争着闹着冲出水面，给半个池塘涂上一层乳白色的华光。低身俯问琼浆：“魔镜何在？”却听对方笑得愈发响亮，“跟我来吧！”

紧追急湍，如影随形。没追

多久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湾湖水映入眼帘，湖岸两边杨柳站成一排，任由齐腰秀发浸泡在水里，尽情享受那份水乳交融的温馨。微风袭过，轻点在她们躯体上的痒处，引得她们止不住一阵腰肢乱扭。湖面上氤氲水雾杳渺升起，似真亦幻。透过雾的余韵，依稀看到湖面上映照着点点绿墨。那是一座生在水里的山，巍峨而又绵延，群绿围绕之中，点点亭台、座座楼阁晶莹剔透透作一团，仿若湖底晶莹浮出水面，更似水雾中的海市蜃楼，折射出了天空之城里的美好景象。

恍惚之间，忽然想起找魔镜的事。扭头寻找熟识的琼浆，却发现他们早已畅游到了明湖深处。“喂，你们还没告诉我魔镜在哪里呢！”琼浆听到遥喊，却答非所问，“魔镜魔镜谁最美丽？”“历下才是世间最美丽的姑娘。”回声近在咫尺，就在我身旁。

爱历下 写历下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
协办：历下区作协 邮箱：qlwbqst@sina.com